

壹、前言

1835年仲秋，普魯士一名甫完成文理中學（Gymnasiums）課程、未及弱冠的17歲少年，爲了申請大學而殫精竭慮地準備高中畢業考（Abitur）；這名考生在受監督下需完成七份作業，另外在三天各五個小時內需撰寫德文與拉丁文的小論文，以及演算數學題，前者論文的題目爲〈青少年擇業之考察〉（Betrachtung eines Jünglings bei der Wahl eines Berufes）；此外，在各二至三個小時內，須將德文短文翻譯爲拉丁文與法文，並將希臘文翻譯爲德文，且因這名考生來自萊茵省（Rheinprovinz），尚需在五個小時內撰寫一篇宗教方面的小論文；一個月後，還必須參加長達三天的馬拉松口試，科目包含拉丁文、希臘文、法文、數學、自然科學、歷史與宗教等（Bölling, 2009）。爲準備這麼多琳琅滿目的科目，不知他是否曾效法中國人發明的懸梁刺股。

一個月後，這名考生以優異成績獲頒「普通高等學校入學資格」證書（allgemeine Hochschulreife），並期勉他「能符合證書上所寄予之厚望」（Bölling, 2009）。這位初生之犢、風華正茂的仁兄名字叫Marx（1818～1883）。

之後，Marx將哲學視爲改造世界的武器，而在全世界翻雲覆雨，改寫好幾代人的生活風貌，甚至因其存在而使得世界發展迥異。姑不論Marx對世界所造成的影響，能否與證書所載之厚望相稱，但其學識之廣博與對古文字的造詣則令人讚服，Stroh（2007）即曾評述，以現今文理中學拉丁文教授的程度亦難以望其項背。

Marx參加高中畢業考的那年，恰好是近代德國大學發展之巨擘Humboldt（1767～1835）之卒年；且其在高中生涯所接受的教育內容，正是Humboldt所推崇的通識性教育（allgemeine Bildung），它與專門知識與能力無關，甚至他還進一步強調，任何專業與實用性學習都會使人偏離陶冶之正途（Humboldt, 1956）。

乍看之下，Marx在前述教育理念的薰陶下，其人格特質或世界觀應近於孔子所推崇的「君子不器」類型，實則不然！一方面，德國是一個重視理論思辨的國家，曾經培育出Marx、G. W. F. Hegel、A. Einstein等理論大家，但另一方面，又具有重視實踐與職業教育的傳統，此可由以下的德國俗諺見其端倪：「不教兒童手藝，如同驅使其竊盜」（Wer seinem Kind kein Handwerk lehrt, bringt ihm das Stehlen bei.）。

在德國重視實踐與職業教育的文化氛圍中，無怪乎曠世理論天才的Marx能獨樹一格、逆轉西方數千年的哲學傳統，而讓「解釋世界的哲學」轉而為「改造世界的哲學」，並將「勞動」標舉為人本質的一個基本要素，在此勞動過程中凸顯出生產與實踐的概念，他說，「透過實踐創造出外在世界、改造無機世界，由此證成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者（Gattungswesen）」（Marx, 1844）。透過勞動，人們獲取生活所需，並發展其自身的知識與能力，勞動造就了人的社會存在，甚至「勞動創造人本身」。

相對於德國傳統對於實踐與職業教育的重視，我國文化則長期以「君子不器」為典範。在教育部甫公布的《人才培育白皮書》指出，台灣高等教育已從菁英教育演變為普及教育，但因學校教育未符企業用人需求，造成嚴重的學用落差，而且由於學科專業之設置未符合社會需求，造成人力供需失衡，此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極為不利，因此，未來的人才培育亟需解決「學用落差」與「人力供需失衡」問題（教育部，2013）。再者，中央研究院《高等教育與科技政策建議書》亦指出，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失衡，造成了人才培育的斷層：一方面，高等教育培育的人才就業機會不足，另一方面，企業卻又面臨了研發與高級應用型人才不足之窘境，因而導致台灣產業升級緩慢的困境（中央研究院，2013）。睽諸我國職業教育常淪為學子及其家長的「無奈選擇」，再回顧前述的現象，豈是偶然？

鑑於前述我國之人才培育問題，本文擬透過文件分析法，探究德國如何培育高級應用型人才，並以專門高等學校（Fachhochschule）做為探討主軸。以此為題，除了著眼於在歐洲各國中，德國青少年的失業率最低，且僅為歐洲各國失業率平均值的三分之一（Bundesinstitut für Berufsbildung [BIBB], 2013）；而且該類型學校為德國培育高級應用型人才最重要的機構，其為德國社會培育了近五成的資訊與企業經濟領域人才，以及三分之二的工程師（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[BMBF], 2004a）；再者，專門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失業率自1980年以來，一直低於綜合性大學，以2005年的統計為例，前者為3.8%，後者則為4.3%，且前者的就業率（Erwerbstätigenquote）為87%，亦高於後者的85%（Wissenschaftsrat, 2010）。

以下先探究專門高等學校興起的脈絡及其歷史發展，再進一步從其內部視角探究其學生來源、師資要求與研究與教學之導向，而後再從外部角度探究其專業設置、產學合作與評鑑機制等環節，以探究德國如何培育高級應用型人才。